

烽火戏诸侯  
FENGHUO  
XIZHUOHOU  
WORDS

# 雪中悍刀行

XUEZHONG  
HANDAOXING

13 雪中斩天龙

**妖刀 烽火戏诸侯 鬼斧神工  
开创奇幻武侠新世界!**

剑气之盛举世无双，与徐龙象生死相搏的北莽剑道宗师黄青，  
谪仙人下凡，祭出天王法身截击徐风年的棋剑乐府铜人师祖，  
生而金刚境，黄沙地困兽犹斗苦战黄青的龙象军主帅徐龙象……  
**魔窟草包世子横空逆袭，一刀将江湖捅了个透!**

[ 奇异人物，奇幻场景，颠覆传统，荡气回肠！]  
[ 组成不一样的鲜活历史，不一样的瑰丽江湖！]

**天蚕土豆，猫腻，月关，方想重磅推荐!**

烽火戏诸侯著

# 雪中悍刀行

XUEZHONG  
HANDAOXING

13雪中斩天龙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中悍刀行. 13, 雪中斩天龙 / 烽火戏诸侯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324-9

I. ①雪… II. ①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3693号

书 名 雪中悍刀行13雪中斩天龙  
作 者 烽火戏诸侯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风染白 梁 朕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风染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324-9  
定 价 35.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都护府擘画御敌 北凉道狼烟即起 1**

燕文鸾、陈云垂这些老将军几乎同时长呼出一口气，这口对朝廷憋了将近二十年的怨气，终于能正大光明一吐为快了。

**第二章 复仇者南下寻衅 羌凉骑短兵相接 16**

豪阔世族，讲究国可灭，一家一姓的薪火传承不能灭。但是对于一支军队来说，由无数先烈支撑起的脊梁，更加不能断！

**第三章 西京城有缸养龙 勤勉房君臣奏对 31**

慕容女帝双手放在沁凉的圆润缸沿上，眯起眼低头望着那缸清水。这只大缸名“蜃眠”，她只有在篡位称帝坐上龙椅后，才有人悄然入宫跟她禀报，有一尾蛟龙蛰伏而眠于缸底。

**第四章 张巨鹿真情流露 老皇帝夜巡雁堡 46**

皇帝犹豫了一下，自嘲道：“你就跟他说，赵惇这个名字里的‘惇’字，无愧天下，唯独愧对他张巨鹿。”

**第五章 太安城权力变迁 陈少保进身新贵 61**

陈望满脸泪水。他不知道的是，渡口良人还在等着他，只不过曾经是站在渡口，如今是躺在了芦苇丛中，会永远等下去。

## 第六章 龙象军大杀羌骑 黄蛮儿单骑赴险 76

徐龙象握紧双拳，在胸前重重一击。千里黄沙之上仿佛响起一声撞钟巨响。以他为圆心，无数黄沙向外迅猛滚动散开。与此同时，青虹未至剑气至。

## 第七章 剑气近剑气盈天 徐龙象困兽犹斗 91

黄青伸手按下那柄定风波，猛然推回剑鞘，“落子天元。”

同时，一道粗如峰峦山根的恐怖剑气从天空坠落。

## 第八章 徐凤年驰援龙象 谪仙人半道拦途 102

一尊气势雄壮如天庭神人的黄金铜人大步前行，脚下溅起的尘土，比起一支千人骑军的疾驰还要巨大。

## 第九章 剑气近一剑入仙 徐凤年独扛天劫 115

黄青睁开眼睛，神情肃穆，“只等我黄青以观雷落而成新剑，稍后就以新悟得的剑仙一剑，敬你北凉王。”

## 第十章 黄沙地落雷如雨 徐凤年雪中斩龙 133

他抬起头，望向那第七道天雷。双袖仿佛盈满风雷的徐凤年嘴角竟然有些笑意。

扛天雷，技术活儿啊。

## 第十一章 莽真龙点睛复活 徐凤年三请法身 150

两抹交错在一起的白光在临近真龙头颅后，猛然间分道扬镳，然后瞬间撞入真龙死气沉沉的眼眸之中！

点睛！

真龙开眼！

## 第十二章 张巨鹿被诛九族 黄龙士道破天机 166

祥符元年末，皇帝赵惇巡边回京。御史台和六科给事中联名弹劾一人。

离阳首辅张巨鹿下诏狱，朝廷公布天下十大罪。皇帝下旨，诛九族。

## 第十三章 太安城赵篆登基 胭脂郡凤年访臣 181

他不说话，就没有人可以起身。因为从现在开始，离阳皇帝就是他赵篆了啊！他有意无意瞥了眼西北方向，嘴角不易察觉地微微翘起。

## 第十四章 顾剑堂往见碧眼 董胖子谋划攻凉 198

自由啊，那就是闺女说要吃饼，就算整座太安城要拦，也拦不住他呼延大观嘛。

道路上炸起一抹璀璨流华，宛如一条长虹坠入太安城。

## 第十五章 徐凤年再上武当 老侍郎寄身北京 218

老人伸手指向远方，朗声大笑道：“这大好山河，我徐骁带着麾下铁骑踏遍了春秋九国！小年，最后替爹去北莽走一遭？”

徐凤年点头道：“好！”

**第十六章 长庚城谍战汹涌 清凉山御使观政 237**

徐偃兵已经超出王绣巅峰时的境界许多，更是如此！

这意味着将来徐偃兵与陈芝豹那一战，注定就只有一枪的事情。

**第十七章 齐练华不负刀甲 元本溪自求一死 252**

小年，就当外公最后自私一次，好教天下人知道你爹死后，你还有个长辈在世。有我齐练华，还没谁能恶心北凉却不付出代价。大柱国顾剑棠不行，赵家新皇帝也不行！



## 第一章

都护府擘画御敌，北凉道狼烟即起

燕文鸾、陈云垂这些老将军几乎同时长呼出一口气，这口对朝廷憋了将近二十年的怨气，终于能正大光明一吐为快了。



怀阳关内那座北凉都护府依旧简陋得不像话，这让怀阳校尉黄来福很是忐忑，虽然称不上寝食难安，可每次去都护大人那里参与军机事务，都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一个个相交莫逆的将校就他妈喜欢拿这个破烂事来刺他几句。说什么他黄来福如今扬眉吐气啊，住的地方比褚都护还气派，就是可惜王爷没弄个将军给他，否则就真是名副其实的大人物了。黄来福对此连还嘴的机会都没有，只能认命，久而久之，他就成了凉州北线边关的头号大笑话。不过随着边境上大战在即的气氛越来越浓重，这些无伤大雅的调侃也就很快消散一空。今天黄来福例行公事前往都护府，最近几位大帅统领都在府上，群策群力，一起讨论北莽的兵力部署和主攻方向，黄来福是个会打仗但不擅长动嘴皮子的粗人，插不上嘴，但听着那些老将军大统领的争执，就觉得很舒坦，觉得只要有他们坐镇边关指挥调度，别说如今北凉边军兵强马壮并且毫发无损，就是最那头的那座虎头城不小心丢了，让他黄来福去抢回来，那也绝对没二话。

当今天黄来福走入都护府那个挂满大小形势图的大堂时，明显察觉到一些异样，大堂中央摆放有一张长达六丈的巨大黄梨木几案，几案两侧多了许多张新鲜面孔。步军统帅燕文鸾，这位春秋老将应该是第一次莅临怀阳关，骑军统领袁左宗也到了，而且顾大祖、周康、何仲忽、陈云垂四位新老副帅也破天荒凑齐了。大将军义子之一的齐当国，新任白羽骑主将，也站在一侧。幽州刺史胡魁和幽州将军皇甫桺并肩站在偏一些的位置，而才从幽州刺史升迁高半阶的凉州刺史王培芳，战战兢兢。这位可谓功成名就的北凉读书人，孤苦伶仃站在了最偏僻的角落，显然在这种场合，其他任何一位披甲将领放个屁，都要比他这个文官扯开嗓子喊话更有用。

但是最让黄来福感到震惊的一个人物，是二郡主徐渭熊！

她坐在轮椅上，双手十指交错，紧紧盯着桌上的那幅边关形势图。

北凉都护大人一手托着砚，一手提笔，砚中墨是赤墨，褚禄山站在徐渭熊身边，弯腰在地图上画出一条条红线，不断轻声说话。

黄来福蹑手蹑脚凑近过去，几案两侧早早站了二十几人，他只能见缝插针找了个位置，刚好听到褚禄山低声说道：“先前我们有一标游弩手插入了姑塞州腹地，发现柳珪大军已经开拔，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是奔着流州去的。除了柳珪这支三万精兵，还有包括瓦筑、君子馆在内偏南四座军镇也倾

巢而出，老牌陇关几大贵族也掏老底掏出了三万步卒，还有姑塞州持节令的八千羌骑亲军需要注意。加在一起，这十万人兵力都赶住了如今的流州州城——青苍城。”

褚禄山用朱笔在地图上的青苍城以北某地，点了一点，“陇关贵族的那三万步卒用作攻城主力，这一点是明摆着的。”

然后在青苍城和临瑶军镇之间轻轻抹了一笔，“不出意外，会是那八千羌骑在此守株待兔，用以牵制流州西线援军的解围。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逃。羌骑别的本事没有，跑路的本事第一流，十几年前，我就领教过了。”

屋内诸将会心一笑。当年第一场离阳、北莽大战，世人皆知在那场硝烟中大放光彩的褚禄山有两个遗憾：一个是没宰掉同是胖子的董卓，再有一个就是竟然没能追杀掉那支溃败羌骑。

褚禄山笔尖转移，在凉州和流州青苍城之间重重画出一条线，“作为主力的柳珪大军，应该会穿插到此处……”

徐渭熊皱着眉头，听到这里后直接打断褚禄山的言语，“难道只是一味退守，任由柳珪在流州境内渗透？就算流州只有三万龙象军，也完全不用如此被动。”

双手负后的顾大祖弯腰看着地图，也缓缓开口说道：“若说凉州、幽州边境可以等，但流州确实没有这个必要。三万龙象军只要找到柳珪大军主力，一举击溃，其余那些散兵游勇不足为惧。战之国门外，北凉有这个能耐。”

骑军副统领何仲忽开口说道：“别看柳珪那边人数占优，就这么点兵力还真不够塞牙缝的。就算董卓有后手，可按照他们当前的部署，两天战马脚力的距离，收尸都来不及。”

褚禄山伸出两根手指，捏了捏那猩红笔尖，置若罔闻，只是凝视着浸染些许墨汁的手指头，平静道：“鱼饵太小，钓不起大鱼。”

褚禄山突然笑出声，在寂静无声的屋内显得格外响亮。

只见这位都护大人伸出拇指、食指捏在一起，抬手笑道：“咱们北凉铁骑太强大了，总要给对手这么一丁点儿的念想才行嘛！”

怀阳关都护府有一处偏屋，传闻酸秀才扎堆，酸不可闻，尽是一些芝麻绿

豆大小的官员，文不成武不就，不过都护大人还是经常会出入偏屋，除此之外，这偏屋就极少有人造访。

与外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偏屋内并非冷冷清清只有些老学究聚头唉声叹气，相反，这里人气很旺，而且许多张年轻面孔的出现，让屋子显得尤为朝气蓬勃。屋内东西两面墙壁上悬着一幅幅形势图，既有北凉三州边疆地理，也有描绘北莽姑塞、龙腰两州的地图。两面墙壁上的形势图所绘版图内容如出一辙，只是分老旧，东面墙挂旧，西面壁悬新。

屋内两人一桌对坐，桌边始终有一人提笔站立静候，负责记录一些言语。那些书桌上堆满了北莽方志和密档，其中许多东西，恐怕连南朝兵部和户部都没有。东西墙上之所以分新旧，是缘于屋内一位后辈晚生提出的建议——既然敌军主帅董卓一直按兵不动，没有流露出丝毫要大肆调兵遣将的迹象，那么北凉不妨先从这些年北莽边军对凉莽接壤两州的变动来探究蛛丝马迹，圈画出那些在最近几年内增添兵力的城池军镇，以及那些耗费重金开辟出的新驿路，并着重找出北莽边境历年来的演武场地。给出这个建言的年轻人姓郁，听说先前是个游手好闲的外地赴凉士子，投靠无门，找不着油水足的官府衙门，才托关系进了这里。跟姓郁的同时进屋子任职的杂流官吏，还有六七个，既有北凉本地饱读兵书破天荒沾带着书卷气的将种子弟，也有跟郁姓年轻人差不多的根脚，都是些别人捡剩下不要的外乡士子，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啊。

这屋子年纪大的前辈们，大多是些官场上没混出头的失意人。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脖子硬膝盖更硬，不懂卑躬屈膝，平日里最喜欢借酒浇愁，一喝高了自然也就管不住嘴地高谈阔论指点江山，然后突然有一天就被拂水房的谍子拎到了边境上。他们甚至都没办法跟家里人打声招呼，就此凭空消失。他们起先胆战心惊，以为是要被那位喜怒无常的褚大魔头砍脑袋玩耍，后来才知道是帮忙做些剖析战局的事情，也就逐渐心安下来。只是虽然成了都护府的客人，是帮都护大人做事，可既没有官身品秩，也没有薪水俸禄，不着天不着地，真不算什么美差。好在他们这些人在官场上早就磨光了雄心壮志，对于屋内枯燥乏味的公事，也都熬得住性子。加上褚禄山褚大人的名头太骇人，每个人都兢兢业业，就怕自个儿哪天让褚禄山觉得是个不愿意任劳任怨的官油子，然后就被咔嚓一声剁掉了脑袋。

时常进出这屋子的外人，都是从拂水房那儿走出的家伙，不断给屋内众人送来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有南朝兵部最近升迁情况的文书，户部有关各地的粮草损耗程度的折子，甚至一些质地不一的纸张上，具体到哪一座烽燧哪一条驿路的修缮款项都写了。而这些拂水房谍子来去匆匆，进入屋子都一言不发，放下档案秘录就默然离开，始终目不斜视。用屋内暂时主事的洪大人私下的说法，那可都是杀人不眨眼睡觉不闭眼的狠人。年纪大些的，像洪大人都信奉多做事少说话，最多偶尔感慨几句，而像包括那个叫郁得志在内的年轻人，则初生牛犊不怕虎，敢在屋内畅所欲言。年轻赴凉士子李豫和父亲是陵州县令的赵纁，两天前还大吵了一架，就北莽大军到底是主攻流州还是佯攻流州吵得翻天覆地，连褚大人都给惊动了。

黄昏时分，眼神不济的洪大人哪怕坐在光线最好的临窗位置，也开始点燃一盏油灯，然后他扭脖子的时候，听到一阵习以为常的细碎脚步声，转过头望去，是个脸孔极其年轻稚嫩的拂水房谍子，进入屋子后，把怀中一封东西交给了负责接收物件的王桂芳王大人。洪大人对这些曾经让他们北凉所有官员感到毛骨悚然的阴影中人，已经不再那般畏惧，倒不是说洪大人胆子肥了，而是毕竟在给都护大人办差，无异于脑门上贴了张金光闪闪的保命符嘛，有啥好怕的？不过要说洪大人对这些人有好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光是他，屋内大多数人，都不想跟拂水房扯上半枚铜钱的关系。

洪大人无意间发现老友王桂芳等那年轻谍子走出去后，露出一脸小心遮掩的嫌弃和晦气神色，用手指捏着那个东西，迅速放在后生郁得志的书案上。

洪大人站起身，假装去看墙壁上的地图，途经郁得志那张桌子时，瞥见那是一张应该是被人随手扯下的书页，被鲜血浸透大半，只是血迹已干。

洪大人无奈摇头，这些拂水房谍子也忒不讲究了，隔三岔五送来的东西，要不就是皱巴巴，跟曾经从水里拎出过似的，要不就是还能抖出沙砾来。今儿这次就更夸张了，还染着血。

屋外暮色中，那名年纪轻轻的谍子抬起手臂，狠狠擦了一下眼睛，然后走下台阶大踏步离去。

谍子看到一位身穿便服的年轻人站在院门口，相互一个打量，谍子的眼神充满了隐藏极好的戒备。直觉告诉他，眼前这个家伙如果是敌人，他恐怕

只有死路一条。两人擦身而过，年轻谍子即便明知此人能够出现在褚大人亲自盯着的都护府，那就肯定不会是北莽的密探，可年轻人还是不易察觉地微微弯腰，一只手缩在了袖管中，等到两人距离拉开，他才如释重负，发现自己握着匕首的手心满是汗水。年轻谍子有些好奇，那家伙岁数也不大，为何能让自己下意识摆出如临大敌的架势？

当徐凤年悄悄走入屋子后，书案靠近屋门的王桂芳抬起眼皮子，只当又是一位拂水房谍子，站起身伸出手。

徐凤年轻声问道：“刚才送来的东西在哪里？”

那个郁得志猛然抬头，刚要开口说话，就看到这位微服私访的北凉王微微摇头，会意的他只是站起身，把那张纸交给徐凤年。

他正是中原豪阔郁氏长房长孙郁鸾刀，化名郁得志，在这栋屋子里打着杂，籍籍无名，整天对着那些方志、密档、文献挑挑拣拣。其实郁鸾刀只要想弄个官位，不说别人，深受徐凤年敬重的凉州刺史胡魁就可以给他一个正四品武将。郁鸾刀递给徐凤年的那张纸，是旧南唐前朝文豪刘京生那部著名散文集《小窗闲情》的一页，在春秋遗老中广为流传。但这南唐版珍本的书页算不得有多值钱，书页上的文字内容也是脍炙人口，但是书页后头加上去的那一行落笔仓促的字，也许不是字字千金，但肯定比落笔之人的那条命，更贵一些。

大战之前，先死斥候。

但是很多人不清楚一件事，谍子会死在更前。并且只会死得无声无息，连悲壮都称不上。

郁鸾刀想开口解释那些零散晦涩不成文的字，在拂水房独有密档中应该串联解释为什么。外人不知拂水房有一部极为隐蔽的《解字书》，不同死士谍子对应各自的说文解字，所以哪怕一封机密谍报被北莽截获，依然是毫无意义。而送出这张书页的谍子在拂水房代号是“二十四”，郁鸾刀则需要案头那部《解字书》上去翻第二十四篇，就可以得出准确内容。

徐凤年默不作声，紧紧握着那张书页，走到墙下，抬头看着一幅姑塞州形势图。

洪大人一头雾水：看起来不像是那些行事刻板的拂水房谍子，便猜测此人会不会是跟都护府上哪位大人物沾亲带故的将种子弟，否则可走不进这屋

子。看情形，被他和王桂芳私下说成“郁郁不得志才应景”的郁得志与此人多半熟识。洪大人扯了扯郁得志的袖子，轻声说道：“小郁，是你朋友？这可不合规矩呀，若是被都护大人知晓，你我可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郁鸾刀轻声道：“无妨。”

往常再好说话的洪大人也忍不住急眼了，褚都护定下的规矩在北凉边境比天还大，你一个小小士子说无妨就无妨？到时候一屋子人都要被你坏了规矩的郁得志连累惨了！

洪大人正要提醒那年轻人一句该离开屋子了，冷不丁听见那人碎碎念着：“史家不幸国家幸，国家不兴诗家兴……”

寒窗苦读多年的洪大人一下子就听明白了，这不是旧南唐散文大家刘京生写在《小窗闲情》里的段落吗？

接下来洪大人看到那个年轻人轻轻抚平有些褶皱的书页，递还给郁得志。

郁得志接过书页后，交给洪大人，淡然道：“洪大人，这张书页可以归档了。书页所载文字，下属已经解字完毕，稍后有劳大人派人送往褚都护书房。”

洪大人接过书页，惊鸿一瞥，没什么深刻印象，只是觉得那些字勾画生硬，转折凝滞，仿若女子耍刀、男子绣花一般，真是不堪入目啊。

洪大人没来由猛然抬头，瞧见那年轻人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这让这位大人顿时悚然。

但是很快年轻人就笑了，轻声说道：“大人是不是觉得书页上的字，有些不堪入目？”

被看穿心思的洪大人讪讪一笑，不好应答。

那人也没有计较什么，只是略微提高了嗓音，“屋内诸位大人辛苦了。”

说完这句后，洪大人还来不及腹诽什么，就看到他径直走向屋门。

洪大人先是看到王桂芳呆若木鸡地站在门口，之后才看到屋外站着北凉都护褚禄山、骑军统帅袁左宗、步军统帅燕文鸾，后边还有许多人。洪大人已经不敢再看下去了。

如果说这还不算惊世骇俗的话，那么更加让洪大人头皮发麻的是，那个

年轻人，就那么跨过门槛，走了出去。屋外那些在北凉当之无愧最为权势煊赫的一小撮人，都在给他让路。

都护府大堂，燕文鸾看着主座上那位穿着黑底绣金大蟒袍的年轻人，不知为何有些神游物外。记起当年大将军披上凉王蓝缎蟒袍后，他跟钟洪武、刘元季几人都忍不住凑上去摸了几把，只是这帮老家伙，除了何仲忽、陈云垂两人还站在屋内外，钟洪武已经死了，尉铁山、刘元季退出军伍回家养老去了。至于更年轻的那拨，就说大将军六个义子，如今竟然只剩下一半。燕文鸾作为赵长陵那座山头的重要大佬，对陈芝豹自然寄予厚望。在老人心中，北凉最好的那天，就是徐凤年坐镇凉州、陈芝豹战之关外的那一天，可惜这辈子是见不着这幅场景喽。燕文鸾收回心绪，此时徐凤年在询问褚禄山有关北莽大军主力的动向，对此褚禄山也没办法给出确切答案，哪怕北凉谍子和游弩手已经损失巨大，董卓那乱七八糟的兵马调度也让都护府感到一头雾水。这就像一个天象境界高手跟低一层境界的指玄高手对峙，有了优势却没有光明正大出招，同时也没有玩什么阴险偷袭，而是在自己地盘上先乱打一通，倒是也不怕自乱阵脚。

徐凤年打趣道：“数十万大军的大规模换防，可不是儿戏，意味着需要一笔不费的粮草兵饷来支撑。董胖子这是跟咱们北凉显摆他的家底雄厚吗？”

顾大祖作为边帅之一，相较燕文鸾、陈云垂、何仲忽这三位品秩相当的老将，跟新凉王的关系要更加纯粹。毕竟当年相逢于北凉境外，算是徐凤年请来的贵客，所以顾大祖言谈之间就多了许多“余地”，此时笑着附和道：“反正也不真是这位南院大王的家当，挥霍起来不心疼。”

褚禄山双手十指交叉在胸前，两条粗壮胳膊搁在椅把手上，细眯起眼，嘴唇微动，似乎在自言自语。

徐凤年望向顾大祖，还没有说什么，就见这位旧南唐国的头号名将直起腰，正了正衣襟，心有灵犀地开口说道：“凉王是想问能否战之境外？”

徐凤年点了点头。当年旧南唐的亡国，就在于双手奉送给顾剑棠在战场上的所有主动权，精锐兵力悉数龟缩境内，导致了先是水师覆灭，之后就更是情理之中的兵败如山倒了。否则按照顾大祖的经略，顾剑棠打下南唐起码

要多掏出二十万的伤亡，更关键的是届时南唐就可以借此养出一股气，不惧死战。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北凉号称三十万铁骑，当然不是三十万边军皆是骑军，事实上撑死了堪堪半数，但就算是十五万骑军，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十万匹战马的丰富储备，也绝对正是北凉敢于跟北莽掰腕子的底气所在。可以说北凉如果没有后顾之忧，若是朝廷有足够的支援，这么一支不论装备还是战力都无可挑剔的无敌骑军，完全可以在西北边境上主动出击找寻机会。很简单的道理，版图相对北莽南朝而言算是狭小的北凉，大可以四面出击，在某一处单独的战场上，始终保证着数量上的优势。退一万步说，即便北凉骑军跟北莽边军兵力持平甚至是小劣，也可以毫无悬念将其吃得骨头都不剩，然后稍作补给，转战下一处战场。当下北凉面临的困局就在于朝廷打定主意隔岸观火，不光是西蜀方向无路可退，在蓟州动荡以及袁庭山成为蓟北豪强后，甚至连北凉的右侧肋部都成了不大不小的隐患。顾剑棠的确没办法在北凉内部掺沙子，但是在两辽和北凉这东西两线之间做点手脚，还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顾大祖卖了个关子，玩味笑道：“倒也不是不行，就看北凉有没有魄力了。”

燕文鸾微笑道：“顾将军前两天提了件事，大致意思是以目前的幽州兵马守住葫芦口，不难，幽州步卒就足以胜任，那么闲下来的那些三万多骑军，可以扫平蓟州，为北凉获取更大的伸展地利，到时候不管是凉州还是幽州战事陷入胶着态势，这三万轻骑就能够绕出一个弧线，直接插入龙腰州。如此一来，北凉不存在只能一味被动挨打的死局。不过蓟州……”

燕文鸾说到这里，就故意留白了。何仲忽、陈云垂两人的视线交错而过，然后都望向徐凤年。当今天子在祥符元年入夏以来，表现出了一副让朝野上下都费解的姿态，哪怕杨慎杏出师不利，哪怕阎震春的骑军全军覆没，皇帝陛下都没有流露出太多的震怒。主帅卢升象的帅位虽说风雨飘摇，可这不是战况不利导致的，而是一开始便是这般惨淡光景，现在反倒是有点越发稳固的迹象了。其中阎震春战死后，更可谓极尽哀荣，谥号武杰，追封精忠侯，独子阎达旦立即获得了破格晋升。杨慎杏被困，丢尽了朝廷的面面，但据说一封密折上达天听，为国子监晋兰亭弹劾首辅张巨鹿添了一把柴火，应该保住了杨家上下的性命，以后未必没有可能返回蓟州。相比节节败退硝烟



四起的广陵道，赵家天子显然将更多注意力投向了云淡风轻的蓟州。许多奏章都亲自批红，外人不明就里，北凉这边尤其是燕文鸾这批军方大佬都是心知肚明：当今天子对曹长卿这群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捣乱的西楚余孽的戒心，远逊“天高皇帝远”的北凉铁骑。

徐凤年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轻声说道：“陈芝豹拦腰斩断离阳西线，应该是元本溪布局天下的第一步。第二步是想让蓟州方面步步逼近。以往杨慎杏在这方面力所不逮，就算想要制衡北凉，就他那几万蓟南老卒，也有心无力。朝廷干脆就让他去广陵道碰壁。蓟州本土势力因此被釜底抽薪，趁此机会，朝廷需要值得信赖的新人物填上空白，不但要能服众，还要有跟北凉叫板的胆子。那个袁疯狗的平步青云，不出意外是元本溪和顾剑棠做的一桩买卖。元本溪可以进一步对北凉束手束脚，顾剑棠因此可以更放心东线的外围，皆大欢喜。”

顾大祖讥笑道：“这条疯狗也真是想上位想疯了。蓟州新主子的座位岂是那么好坐的，北凉真挡不住，蓟州比起西蜀更是软柿子，第一个要被北莽铁骑打成筛子，否则顾剑棠怎么不让他儿子去蓟州？就算他袁庭山是顾家的女婿，真能跟亲儿子相提并论？”

褚禄山笑呵呵道：“富贵险中求嘛！小人物上赌桌都是这副德行，要赌就赌大的，从不怕倾家荡产。说起来，当年咱们跟义父从北打到南，也是这般把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袁庭山此人，不讨喜归不讨喜，但绝对很有意思。”

徐凤年突然转头看向燕文鸾，问道：“燕将军，假设你幽州仅有步军，可以挡住多少北莽兵力？”

燕文鸾毫不犹豫道：“一个倒马关外的葫芦口，就可以兜下十五六万的北莽大军，加上弘禄将军曹小蛟和洪新甲这对搭档，在边境上可攻可守，幽州境内又有胡魁、皇甫桢，三十万，以幽州步卒挡下三十万北莽大军，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挡下，自然是有期限的，但是这个期限，又足够三万轻骑在紧急时刻的救援，或者是出击。”

徐凤年笑道：“那行了，这三万轻骑，即日起进入蓟州。”

老将陈云垂眼睛一亮，问道：“不跟朝廷打声招呼？”

徐凤年反问道：“咱们北凉不过是让两三千骑军去蓟州，借个地方演武